

新經濟學之任務

新經濟學之任務

2172

譯者聲明

一、這是從日本河上肇博士所著『爲馬克斯主義作』一書的改訂版譯出來的。原書是集的曾在某雜誌上登過的兩篇論文，都是對馬克斯主義非難者的答復。第一篇原名『爲馬克斯經濟學作』，是答復土方氏的『馬克斯主義之克服』的，第二篇『經濟與權力』，是批評高田氏的『勢力說』的。這書雖僅三萬餘言，却能把新經濟學的根本見地及其終極目的，極精彩的闡發出來，使人一讀而辨新經濟學和俗流經濟學之間，誰是接近真理者，真是俗流經濟學的『一個苦悶和恐怖』。譯者因爲第一篇的結語說過新經濟學的『使命全在這裏』，所以改名該篇爲『新經濟學之任務』，並用牠作本書的名稱。

一、譯者因爲第一篇的第一段，是著者自敘作文的由來，尙未入於本題，第二篇的前十一頁（就原書說），只是指出自負不凡的高田氏所謂『抓住任何人未曾抓住的真理』的『勢力說』，正是五十餘年前杜林格已經說過的老話，沒有提起經濟與權力的關係，所以略而未譯，這是對原著者深深抱歉的。

一、原書第二篇有二三處伏字太多，譯者因自己學力淺薄，未敢補以相當文字，故略去未譯而以……的符號表示之，望讀者原諒。

新經濟學之任務目次

譯者聲明

一、新經濟學之任務……

新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辯證法的本質——資本家社會的運動之必然的方向——新經濟學的本質——俗流經濟學的特徵——新經濟學站在接近真理的地位——辯證法的一個重要特徵——商品交換必然碰着的一個矛盾——貨幣發生的童話——公法和私法是經濟關係的欲求之記錄——社會的存在先于社會的意識——唯物論者不否認個人的意識活動——人類優越于動物的所在——唯物論者主張唯物論的觀

察現實社會——自由與必然的關係——從現在的社會形態
推移到較高級的社會形態之必經過程——人類只以可能解
決的問題為問題——新經濟學的使命

二、經濟與權力………四六

以非經濟的權力說明經濟的一種企圖——經濟的權力決定
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勢力一般——資本家的發展史證明
了經濟的權力——資本家的支配現正轉變為經濟發展的障
害物——新興階級勝利的必經過程——資本論的根本供獻
——*Marx* 提出的問題——經濟關係的地位——權力說的
根本缺陷——把握資本家社會的根本方法——運動社會的
根本動力——權力在歷史上及現在所表演的任務——政治
權力及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政治權力表現着顯著活動

的時期——權力作用的兩個例——權力也是一個經濟力
——革命權力對於未來社會的任務及其組織

新經濟學之任務

一 新經濟學之任務



(南)

辯證法
的科學
研究方
法和證
據

辯證法
承認現
存不
變性
和永
遠性

新經濟學，是以辯證法為研究方法的。辯證法這門學問，據恩格斯說來，『在理解現存事物的肯定之中，同時又理解其否定，理解其必然的沒落，把一切生成的形態，都放在運動的潮流之中，因而從其暫時的方面去把握，不為任何東西所屈服，牠本質上是批判的東西，革命的東西』。

辯證法的光芒照臨的時候，一切東西都失其長存不壞的形相，萬物都只有在流轉的姿勢上出現。『所謂窮極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任憑牠們那一個，都不能在牠的面前站住。牠對於一切事物，都證明其消滅性，除了不斷的生成與衰滅的過程，不斷的由低級到高級的無限向上

新經濟學之任務

550
718-5
2

的過程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能在牠的面前站住』 (Hobbes)。

『一步一步連續前進的一切歷史的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無限發展的道程上一種暫時的階段。各個階段，都是必然的階段，這就是說，各個階段對於牠所由發生的時代和各種條件，具有存在的理由；而對於牠自身的胎內漸次發展起來的新的較高級的各種條件，則失了根據而無存在的理由。由此便不得不把席次讓給高級的階段，再就歸以後的東西（承受席次的高級階段——譯者）挨次衰頹沒落了』 (Engels)。

以資本家社會為其研究對象的新經濟學，因此，對於資本家社會，『在理解其肯定之中，同時又理解其否定，理解其必然的沒落』。這一社會形態，對於使牠發生的時代和各種條件，是有着存在理由的，在這一界限內，牠是必然的東西。但是那正在資本家社會的胎內完成其急速發展的各種生產力，却漸漸和牠的外殼——資本家的各種生產關係衝突起來了。我

資本家社會的運動
之必然的方向

做效 *typical* 的方法，曾在近著『經濟學大綱』上卷『資本家社會之解剖』的第二篇末尾，指摘出來的；那過剩人口之增大並跟着這一事實來的大衆貧困化之增進，就是牠半面的兆徵；又在該卷第三篇末尾，指摘出來的；那資本家的生產之盡頭並跟着這一事實來的世界恐慌和世界戰爭之迫脅，便是牠另一半面的兆徵。不管這些兆徵中的那一個，總之都是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領域內的生產諸力之發展、必然的要招致的災害，這就是現存的生產諸關係，已經失其存在理由的證據。我還在該卷第四篇末尾，指摘了社會的總資本，正集中於極少數的金融大資本家手中的一事實。這一事實，就是顯示那可以發生新的社會形態的各種物質條件，漸在各種現存關係自身的胎內成熟了。看了這一點，就知道資本家社會的運動之必然的方向，是極其明瞭的。有生必有死，我們斷乎不能相信現存事態的絕對性和永遠性，所以我們把現存的社會形態，『放在運動的潮流中，因而從其暫時

的方面去把握』。

那種見地，『不爲任何東西所屈服，牠本質上是批判的東西，革命的東西』，這『在資本家及其空論的代辯者方面看來，便是一個苦悶，便是一個恐怖』。我們是不敢在公衆之前，企圖把這種情形隱瞞過去的。這在資本家看來是苦悶和恐怖的，在無產者看來却是希望和歡喜。爲什麼呢？

真正的批
判

世間有指責我們爲無批判的人們，他們果然知道真正的批判應以什麼爲意義麼？真正的批判，就是無顧慮的從事批判之意，而所謂『無顧慮』(Nüchtersichlos)的講解，『就是不怕批判所生的結論是什麼，並且不怕牠和現存的各種權力相衝突』。這種批判的工作，只有不承認『窮極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的辯證法，纔負擔得起來。所以，批判的工作，只有靠『無顧慮』的精神纔能表現，而科學這東西，只有『不爲任何威力所屈服』纔能成立。

我們所稱爲資本家經濟學的，是指那『把資本家的秩序，不作爲歷史的過渡階段去理解，却把牠作爲社會的生產之絕對的而且終局的姿態去理解』的學說而言的。『牠只在階級鬥爭處於潛伏狀態的時候，或僅以孤立的現象顯現的時候，纔能處於科學的地位』。

殘留了許多功績的英國正統派經濟學，是『屬於未發展的階級鬥爭時代』的學問。這一派的頂刮刮的代表者亞丹斯密和李嘉圖，因爲生在階級鬥爭未發展的時代，所以無憂慮資本家社會的沒落之必要。所以他們大胆的對資本家社會加以『無顧慮』的批判，因而能夠成就一定的科學功績。可是階級鬥爭一旦要以威脅的姿勢，出現於社會表面的時候，就開始動搖了對資本家社會之絕對的永遠性的信仰。於是對資本家社會的一種『無顧慮』的批判，在資本家看來就成了一個恐怖。於是經濟學的目的，只在替資本家社會作辯護，說牠是『社會的生產之絕對的而且終局的姿態』，換

言之，只在求資本家的好感和保護，就認爲『獨創的繼續的發達，一切都不可行了』。『至於說到批判，那是沒有的事』。於是這不顧慮資本家的一切利害而成爲無產者經濟學的新經濟學，站在和資本家經濟學相對立的地位，成了『不爲任何東西所屈服』的批判精神的守護者。因爲牠不承認現存的社會形態，是『社會的生產之絕對的而且終局的姿態』，反把牠『放在運動的潮流中，因而從其暫時的方面去把握』，所以牠正是資本家經濟學的對立者。

新經濟學
的本質

新經濟學爲什麼是革命的東西？我從拙著『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中，引用幾節寫在下面：

我們對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屢有把事物的本質認反的錯覺。科學在倒轉那種錯覺的一點上，總是革命的東西。例如從前都說地球是不動的，太陽是動的，科學居然把牠倒轉過來，使人認識太陽是不動的，地球

新經濟學
是已成各
種橋力的
敵人

是動的，這就是一個革命的工作。Marx在經濟學的領域內所完成的，完全就是那種革命的工作，就中顛覆了現存社會形態的不動觀，尤為革命的功績。

『資本論』之『最後的窮極目的，Marx自己說過，在於『曝露近代社會（即資本家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這裏所說的近代社會的經濟運動法則，就是和地球的運動法則一樣的東西。人們曾經把自己住於其上的這個地球，認為世界的不動之中心，而宇宙物理學，則用科學的方法，證明牠確以一秒鐘走二萬九千米突的急速度在運動；一樣，人們把自己住於其中的現代社會組織，認為永久不能變更的東西，而『資本論』則告訴人這被認做不動的東西，確是能動的，而且現在正動着。牠對於一些被虐待的人們，把他們從那種基於自己的錯覺而起之宿命的認定中喚醒，曝露其困厄的真正原因，並把排除那種原因的可能與道路指示出來，給他們以

解放自己的希望和方針，在無產者看來，牠真是頂好的朋友。恐怕只有無產者能夠從此獲得無窮的希望和歡喜呵！

同時，牠『在資本家及其空論的代辯者看來，就是一個苦悶，是一個恐怖』，是一個最兇惡的敵人。因為已成的各種權力，總是利用民衆的錯覺——利用民衆認反了事物真相的錯覺——的，所以每在維持並助長那種錯覺的上面注意。於是一切教育機關——如學校、青年會、寺院、新聞紙、雜誌、書籍等等，都在已成的各種權力支配之下，爲了這一目的（維持並助長民衆的錯覺——譯者）而向着社會的各處動員。階級鬥爭越激烈，則爲這一目的而利用那些機關的事實，就要顯露到現象形態上來。對於那種舊勢力的意圖上最有力的妨害物，就是新興科學。所以新興科學惟有和強大的已成各種權力相鬥爭，纔能發展自己。不說旁的事情，只看古時的學者，爲了主張太陽不動地球動的學說，且被關在牢裏，那末，想把同樣

事情，在社會現象的領域內去完成的，當然要在已成的各種權力及其屬役的非難、中傷、妨害、壓迫等等的炮火之下曝露出來，凡從事這一工作的，必須先有這種覺悟。『無顧慮的批判』，其必要的條件所以在於『不怕和各種權力相衝突』的，就是這個緣故。『自由的科學研究』——誠如MELLI所說——『在經濟學的領域，不但和在其他的一切領域一樣，遇着同一的敵人；並且因為經濟學所採作材料的那種特殊性質，致使人類心中最徧激最狹隘最妒惡的情緒、保護私利益的福利神（復仇的女神），均以經濟學的敵人在戰場上大聲喊殺』。真的，我們看見那種敵人，目前正在戰場上大聲喊殺。所以，新興科學在已成的各種權力看來，是最兇惡的敵人；而已成的各種權力在新興科學看來，也是最兇惡的敵人。

新經濟學，不但要和上述的那些敵人作戰，並且要和大衆的常識作戰。固然牠是以大衆的生活安定爲目標的，確是大衆的好友，但起首必爲大

新經濟學
的一個難
關——科
學常識不
和常識不
相容

役所排斥。這種情形，是一切新興科學自古已然宿命，也是新經濟學不能避免的難關。

往時科白利庫士 (Nicolaus Copernicus)，說大地並非世界的不動之中心，給了常識一個大打擊，同時，他還說明了發見大地不動的原因，而 *Marx* 在經濟學的領域內所完成的，也和那一樣。我們在『資本論』中，到處都可看出他和科白利庫士的那種轉向一樣，就中如前面所述的現代社會自身的運動觀，就是轉向之一。普通誰都以爲太陽是出於東，沒於西的。僅就眼所見的說，自然以爲實際上就是那麼一回事，這便是普通所說的常識。如果這種常識，無論何時都是那麼真實的東西，那就再無加以科學的研究之必要。『如果現象形態和事實的本質是直接一致的，恐怕一切的科學都成了贅物』。可是這兩者時常不是直接一致的，所以纔有科學的研究之必要。這裏舉一個例說能，我們眼所見的好像地球是不動的，動的是

太陽（這是現象形態），然而實際上完全相反，確是太陽不動而地球動（這是事物的本質）。科學對於這種情形，不僅有說明之必要，同時，還要說明爲什麼真實的事實，映在我們的眼中就至於那樣顛倒（這就是現象形態和本質之辯證法的統一）。完成這一工作，正是科學的任務。

所以科學總和常識不相容。因爲科學想打破常識，所以必爲常識所排斥。那種哭訴於大眾常識之前而求其聲援的醜態，是如何失了學者的本分，由是便可理解了。科學對於常識的鬥爭，是隨牠的成立、發展的歷史而來的宿命，和俗人的鬥爭，就是科學的任務，只有在那種對立物的鬥爭過程上，人類的認識是發展的。在這一鬥爭上，如果科學的知識占了勝利，則常識爲科學的知識所克服，同時，也就不外是科學的知識，變成了常識。於是科學的知識，就把常識包容於自身中，而其自身又爲常識所包容，遂至揚棄着自己。

俗流經濟學的特徵

事情固然如此；可是那種僅做到把一般的常識，譯成學問的名詞爲止的，我們却稱他爲俗流經濟學。因爲實際上，他不配稱科學。我們曾經說過，亞丹斯密、李嘉圖的正統派經濟學，原是資本家的經濟學，其所以還能稱爲科學的，由於當時的階級鬥爭，尙在未發展的狀態中；一旦階級鬥爭，以赤裸裸的威脅形態顯露出來，則科學的資本家經濟學，就在那一瞬間撞響了喪鐘。由此看來，資本家經濟學，早已不能算爲科學了。對於資本家的社會形態之存續，越加以威嚇，則對於牠的維持上越發增加不安，對於牠的維持上越增加不安，則那種對於資本家社會的內部連絡之無忌憚的解剖，對於資本家社會本質的機構之無顧慮的暴露，越發成了可怕的東西。於是經濟學就不外限於只做資本家的經濟學，換言之，限於只以資本家社會之永久的存續爲神聖的前提，而專門敘述那浮在社會表面上的現象形態了。一切的常識，都是由於無批判的攝取現象形態而成立的，所以凡

從事於單純的現象形態之敘述的，終不外僅於羅列了一些常識。牠儘管竭力的做去，至多也不過把普通人所不知道的過去或現在之歷史的統計的事實，蒐集一番整理一番罷了。經濟學在做資本家經濟學的限界內，所以無力成爲科學的東西（這正是我們目擊的情形），完全就是這個緣故。這時候，牠縱然有博識，却仍然無經驗；縱然有事實的堆積，却仍然無法則的啓示，僅使人們沉溺於混沌的現象之中而已，絲毫不能指出我們所住的現代社會，究竟來自何處將往何方。這便是俗流經濟學的特徵，在階級鬥爭尖銳化的今日，資本家經濟學總不能軼出那個範圍以外。於是新經濟學的對立物，就是資本家經濟學，牠同時又叫做俗流經濟學。

已經說過，我們必須和常識相鬥爭，所以必須和俗流經濟學相鬥爭。不過這一鬥爭，却不是容易的事情。

爲什麼呢？因爲科學是想把常識顛倒過來的，所以牠的所說，在直接

的原因

新經濟學之任務

一四

方面每和常識不一致。凡映在常人眼底的現象形態，須經過精密的科學分析，由那種分析的長遠道程為媒介而得到的最後結果，纔能用以說明牠和本質的連絡。所以凡想從事這種工作的，必須担负許多困難，具着絕大忍耐。尤其這想說明極複雜的現代社會之經濟構造的經濟學，因為牠所研究的材料之特殊性——因為不能利用化學的試驗，顯微鏡的檢察——很多必需我們的頭腦作用所生的抽象力。這雖然在『資本論』第一章，已由著者盡可能的便於了解的敘述了，但在我們的理解上，仍是呈現最大困難的一個原因。一句話管總，學問在成為科學的限界內，因為牠是科學而不是常識，所以除了那有專門研究以外的人們，一定難於理解。

反之，俗學者僅在常識那東西的身上，加了一個學問的裝飾，所以牠的所說，極容易貫入俗耳，讀那種俗學著作的人們，或許往往得着拍案叫絕的機會，大呼其『妙呀！真是說的我所夢說的話呀！』。因為那種著作

俗流經濟
學妨害科
學知識的
普及

上，寫的是太陽朝出於東暮落於西的話。那是一讀便可了解（其實未讀以前已經了解），馬上博得人們讚揚的東西。惟其是這樣，所以牠自身一方面雖是無力的東西，同時對於科學知識的普及，却有不少的妨害。這便是我們時常憤怒俗流經濟學的緣故。

所以，新興經濟學至少當其勃興的初期，不能不置身於四面楚歌之中，不斷的向着八方的敵人從事鬥爭。因為牠是已成的各種權力眼中的危險物，所以常為這些權力所壓迫。記得我們的偉大導師，曾在所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內，引用但丁神曲地獄篇的語句作結語，其詞云：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à convien qui sia morta

『這裏要拋棄一切的疑懼，

一切的怯懦都要在這裏死去！』

他就是認定『對於科學的進門，也要和對於地獄的進門一樣，必須拿出那種要求來』。

他方，新興經濟學在牠自己所最忠實的代表其利益的大眾中間，首先就為他們的常識所排斥。試想起首向那些深信大地不動的人們說，那是認反了的，實際大地正以一秒鐘走二萬九千七百米突的急速度在運動，這決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人們正沉錮於大地不動的常識之中，自然認定這主張地動的是一種瘋狂。所以有一部分人們，看見我們的經濟學說，就盛氣的攻擊我們是KERN的狂信者。

奮戰於八方受敵——並且要以八方的東西為敵人而驅逐之——的困難鬥爭之中的新興科學，牠成為科學的惟一優點，就是牠比較任何學派都站在接近真理的地位。這雖是牠成為科學的惟一優點，但成為科學的，還不需要超過牠的東西的極大優點。

新經濟學
比任何學
派都站在
接近真理
的地位

我們信賴人類認識的發達，確信結局還是真理占勝利。無論如何掩蔽事物的真相，而真相終有暴露之一日。無論多至若干人主張大地是世界的不動之中心，而地球本身總絲毫不為那種意識所左右，牠一秒鐘達於二萬九千七百米突的速度之運動，總不會有一瞬間的停止，也不會有一米突的遲緩。儘管焚其書而坑其人，而加刑者自身，終不得不屈服於有地球就有運動的那一客觀的真理之前。人所以有為真理而死且不悔的氣概，就是這個緣故。新興經濟學正是以這種氣概奮鬥的。

經過那種鬥爭過程之後，牠就馬上轉變為大眾的意識。『固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權力必為物質的權力所推翻，但理論一旦抓住了大眾，牠又立刻變成物質的權力』。資本家經濟學者，所以不禁戰慄於『*Marx*主義的普及之前的，自是這個道理。

新經濟學所採為研究方法的辯證法，是把一切已成的形態，放在運動

的潮流之中去把握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是這裏所謂運動的，就是自己運動。我們把這件事情更弄明白一下。

在辯證法的光芒之下，宇宙萬物的運動，盡是以充滿在牠自身中所含之矛盾內的——相互排斥做一團的——各種對立傾向的鬥爭過程而表現的自己運動。把運動作為這種東西去把握的一點上，是橫着辯證法的一個重要特徵的。

辯證法的
一個重要
特徵

在數學上，則是正數及負數，微分及積分；
在力學上，則是作用及反作用；
在物理學上，則是陽電氣及陰電氣；
在化學上，則是原子的結合及分離；
在社會科學上，則是階級鬥爭。

矛盾是這

像這樣分解統一物而認識牠的充滿了矛盾的構成分子，在我們的科學

動的惟一之母

事物的運動
必須用事物
自身的說明
來說明

認識上，是根本的重要事情。因為矛盾就是運動的惟一之母，對於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變動和推移，只有把牠當做牠自身內包的矛盾所發生的東西，纔能根本的理解。何故？因為只有那種見地，纔把事物的運行，作為牠自發的『自己運動』去把握。如果把事物的運動，不作為基於牠自身而能說明出來，換言之，作為依賴別種東西——例如作為依靠神的意志，人類的精神等等——而能說明出來，則必須更能說明牠所依賴的那別種東西。如果那應該說明的別種東西，還是要用同一的方法去說明，則那別種東西又是依靠另一個別種東西，這恐怕終無邊際罷！這種方法，斷乎不是根本的理解方法。

所以說，分解統一物而認識其充滿在矛盾內的構成分子，在我們的科學認識上，是根本的重要事情。離開了那種認識方法，辯證法便不能成立。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內，惟有我們 *Marx* 學說，纔把那種辯證法作為惟一

最嚴密的方法。

經濟組織之社會的變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鬥爭過程

唯物史觀是一切社會現象之統一的根本說明方法，他把一切人類社會的歷史，當做人類和自然的一種對立物的鬥爭過程去把握。他並把過去經濟的社會組織之變動——大而言之，把古代共產社會到奴隸社會，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家社會的等等社會形態之推移——當做各種生產力和各種生產關係的一種對立物的鬥爭過程去把握。至關於現代資本家社會的 *Marx* 經濟理論，是想以使用價值及價值的一種對立物之鬥爭過程，去把握其社會運動的——詳言之，就是把把握其成立、發展、及死滅、並由旁的較高級社會形態起而代替牠的情形。所以資本論的起首，就以分析資本家社會的根本構成分子之商品——以發見商品中所含之對立的構成分子的使用價值及價值——為其研究的出發點。『以上的敘述，是把這些矛盾的發展、以及那種被視為矛盾的根構成分子之總和的社會之發展

（成長及運動），從頭至尾告訴我們的』。那和生物學的原則毫無例外的以 *Omnis cellula e cellula*（細胞生自細胞）說明一切動植物的組織體一樣的精確，也以資本家社會的細胞——商品為根本出發點，系統的把極複雜的現代社會組織說明出來。那種敘述，盡保持住相互間的必然連絡和順序，從最抽象的範疇出發漸漸走到具象的範疇，遂呈現一步一步向上的偉觀，在經濟學的領域內，真是空前的創作。

像以上把運動，作為一個自己運動去把握的立場，便是『把社會的經濟構造之發展（即運動），作為一個自然史的過程去把握』的立場。那末，那種立場所必然求得的結果：人類之社會的存在，全是離開他們的意識而獨立的這種情形，便能明白了。

以貨幣為例，那是商品世界為了解決商品內在的矛盾而生的一種必然的產物。我對於這件事情，已在近著『經濟學大綱』上卷『資本家社會之解

商品交換
必然地着
一個矛盾
的

『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三節，盡可能的平易的說明過。這裏試述其概略：生產物既被作為商品生產出來，則那些東西便不能不互相交換，因此就必然碰着一個矛盾。因為各個商品所有者，固然都要把自己的商品和別人的商品相交換，但別人的商品，不是任何種類在他看來都有用的，他所要交換的商品，必須牠的使用價值能夠滿足他的欲望。同時，他又不問自己的商品，在對方看來是否有着使用價值，他只是根據自己的自由選擇而求對手，想以自己所有的商品去交換對手的商品罷了。然而這種欲求，是各個商品所有者所同具，那就一定發生互相矛盾互相衝突的情形。這種情形之發生，就是由於商品把叫做使用價值及價值的——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做一團的——這兩個對立物，包含在自身中的原故。一定的生產物，為了成為商品起見，就不能不成為使用價值及價值的統一物。可是凡可成為商品的生產物，在牠的所有者看來，她並非使用價值，不過從別人看來，反可成

爲使用價值。所以，這些東西爲了成爲使用價值起見，必須全體變更所有者的關係。但是一切生產物，爲了能夠全體互相交換起見，首先必須互相成爲價值——例如A爲百圓，B爲五十圓，C爲十圓——而保持一定關係。即是說，一切生產物在成爲使用價值以前，首先就要成爲價值。然而一切生產物所以成爲價值的，固然是要用在牠身上的勞動，係以社會的有用形態支出的；可是那種勞動如果是以社會的有用形態支出的，那些東西就必定可以互相交換；那些東西一可互相交換，纔能證明那種勞動係以社會的有用形態支出的。看來，商品一方是由於以價值的資格實現出來，所以能夠成爲使用價值；而他方則是由於保證爲使用價值，所以纔能成爲價值。於是一方的解決，要以他方的解決爲前提，在這一點上，生產物之全體的交換，就碰着以解決爲必要的一個矛盾。那不外就是商品中所含的使用價值及價值那麼一種矛盾之展開；而且那種矛盾，因爲可以交換的生產物

種類之增加而愈形增長起來。

貨幣之發
生

然而那種矛盾之展開，同時牠自身中還含着牠的解決。何故？因為各種生產物的交換，如果到了範圍很廣的地步，則那些生產物中，自然會生出人人欲求的生產物和不一定人人欲求的生產物這麼一種等差。這個等差的結果，則人人欲求的生產物，自然對於各種生產物都可成爲交換的對手。如果有一種生產物，能夠獨占那種交換的對手地位，則那種生產物必定就是貨幣。如果貨幣一旦成立，則誰也必須先把自己的生產物換成貨幣，而後拿貨幣去購買他所必要的各種生產物。於是全社會所生產的形形色色的生產物，由於貨幣的媒介，就毫無阻滯的全體互相交換起來。

由此看來，在生產物被作爲商品而生產的限界內，貨幣就是那種商品生產之發展的必然的產物。某特種商品被旁的普通商品所除外，而轉形爲具有較多的規定並較具象的貨幣這麼一種商品的時候，商品世界就分化爲

貨幣是商
品生產之

發展的必要
的產物

普通商品與貨幣。這種情形就是商品生產之自然史的過程。那好比懷在母胎中的生殖細胞，一重一重的分裂增殖而達到一定發育階段的時候，就有分化的特殊器官一樣。那是離開任何人的意志、意圖、意欲而獨立着的。

一些不能認識貨幣之必然性的人們，關於貨幣的發生講了許多童話。

貨幣發生
的童話

有的列舉物品交換的不便，認為是人們基於除去那種不便而同意的制定了貨幣的；有的認為是天氣清明的一天，出了真明天子，為救濟人民的不便而發明貨幣的。總之都是認定以貨幣為媒介而行商品交換的這種社會的存在，是由意識所規定的，這真是觀念論的童話。

現代社會
的病源不
在貨幣

關於貨幣的必然性缺乏認識的人們，又往往生出改造社會要從廢止貨幣起首的空想。這種空想，以為現代社會的病源就在貨幣身上，要想救治這種病源，必須有一種替代貨幣的東西——例如勞動券。我們對於這種主張，只好送他一個尊號叫做空想的社會改造案。（這裏沒有多餘的篇幅指

摘並批判這類的空想案，但希望讀者大大的注意：如果缺乏科學的認識，勢必到處都生出那樣的空想案。

在以商品生產為前提的限界，必然發生貨幣，這和H₂O的化合物必然變成水是一樣。那是離開任何人的意志、意圖、意欲而獨立着的。固然，『各個人類一切行動的動力，爲了把他導進於行動，不能不通過他的頭腦而變成他的意志的動因；一樣，市民社會的一切欲求，爲了以法律形態而獲得一定的效力，不能不通過國家的意志。這不言而喻是問題的形式方面的事情』(Laplace)。然而『不問是什麼時代，政府總不能不服從各種經濟條件，他們斷乎不能對於這些經濟條件作出什麼法則來，若有人不知道這種情形，就可說他完全缺乏一切歷史的知識。那種公法和私法，無論何時都不過把各種經濟關係的欲求，布告出來記錄下來而已』。『金銀所以在法律上具有授受性，不外事實上要那樣。金銀在事實上所以具有授受性

公法和私法
是各種
經濟關係
欲求的記
錄

社會的存
在規定的
立法者的
意識

，是因現在的生產組織，需要某種一般的交換手段。法律不過公開的承認那種事實而已』（Marx）。想單靠法律廢止貨幣的那種觀念，只是一個純粹的空想。那不是依靠國家和立法者之意識的東西；可說一定之社會的存在，反規定了這些立法者的意識。

所以馬克思對於唯物史觀的根本題旨，定為『不是人類的意識規定他們的存在，反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規定他們的意識（社會的意識）』。那是我們關於社會之唯物的見解，我們在主張那種見解的一點上，就是唯物論者。

世間有許多誤解我們的唯物論，以為我們是實際生活上的物質的利己主義，因而主張對於物質徧重主義必須鼓吹精神主義。『但是我們不能把理論上的唯物主義及理想主義，來和實際上的理想主義及唯物主義相混同。所謂實際的意義上之理想主義者，就是那忠於他的思想，不惜一切的犧

理論上的
唯物主義
及理想主
義和實際
的理想

主義及唯
物主義不
同

牲而忠於他的思想的人們。那種理想主義者，當然是哲學的唯心論之堅決反對者，是理論的唯心論之堅決反對者。那把自己的生命供犧牲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同時也就是徹底的唯物論者。那些爲了自己所信仰的主義而嗟嘆的人們，儘管十分具着理想主義的見解，但仍無減於他們是一種尋常膽小的、利己的、褊淺的傢伙』(Bohnen)。

地球當人類生於其上以前，卽已存在，所以牠是在人類頭腦中成立那種意識以前，很早很早就存在了的。牠不是從人類的意志發生，乃是離開人類意志而獨立的一種外物，人類的頭腦受牠的反映遂發生了地球的意識。

我們和社會意識的關係，也和這一樣。所不同者，唯在吾人社會的存在之結成，是以意識體的意志行爲做媒介的一點。例如商品交換，決不是無意識的表現的，那在形式上基於商品所有者同人的自由意志而成立之契

約關係所必然發生的貨幣，形式上仍須經過國家意志所公佈的承認。於是發生一種法律。我們的唯物論，就是想打破關於這類事情的錯覺。

社會自然是由意識體的人類所成立。組織社會的各個人，均是意識的營謀自己的行動。可是由於那種各個人的意識活動，在社會全體上生出何等結果，這完全是離開這些個人的自由意志而獨立的。『人類雖然相互的交通着，但因此在複雜的社會組織中——尤其在資本家的社會組織中——形成何種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依據什麼法則而發展，他們却意識不了這一切等等的的事情。例如出賣穀物的農民，雖是和世界市場的世界穀物生產者相『交通』，但他自己却沒有意識到這種情形；同樣，由於那一交換所成立的各種社會關聯，他也沒有意識過。世界經濟中的各個生產者，雖是意識着生產技術上所齎呈的各種變化，各個商品所有者，雖是意識着他自己把各種生產物和旁的物品相交換的事情，但生產者、商品所有者，都

沒有意識到社會的存在還因那些情形而發生變化的這種事實。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部的那些變化之一切總計，要在牠的一切分歧上盡行了解，縱有七十個馬克斯在世也不成功，所能成功的，至多不過把那些變動的各種法則，在主要的根本理路上去發見，把那種變動的客觀論理與其歷史的發展啓示出來而已。——這裏所謂客觀的，不是意識體的人類所成立的社會，能和意識體的存在無關係而存在並發展的意義，乃是社會的存在離開人類的社會意識而獨立的意義。試看諸君從事生活，經營經濟，產生子女，製造生產物並交換那些生產物的一些事實，雖是事件的一個客觀的必然連鎖，一個發展的連鎖所由成立的；但那是離開諸君的社會意識而獨立的，諸君的社會意識，絕不能無遺漏的去把握牠』（Lenin）。

無論怎樣極端的唯心論者，也恐怕沒有人敢主張：對於複雜極了的現代社會到處的各种變化之一切總計，能在牠的一切分歧上盡行了解。並且

社會的存在
在先於社會
的意識

這一事實，是顯示着業已離開唯心論者的意識而獨立，吾人社會的存在正在變化和發展之中。我們對於我們意識以前即已擺在那裏的社會的存在，僅於事後纔能意識；並且僅能發見其變動的各種法則之主要的根本理路。那和地球當我們意識以前早就擺在那裏，而且我們關於地球的知識還極不充分是一樣。

『總之，唯物論承認那離開人類的意識、感覺、經驗等等而獨立之客觀的實在的存在；史的唯物論承認離開人類的社會意識而獨立之社會的存在。意識和在這一場合以前的場合一樣，僅是存在的反映而已。明白的說，大概就是正常（適當的，模範的精確的）存在的反映』（Lange）。我們就是具着那種認識的唯物論者。

自然（含有人類社會之廣義的自然）那東西，既是被辯證法的構成着；自然的忠實反映，就不能不是辯證法的。辯證法是客觀的論理，所以辯

徹底的唯
物論者必
是辯證法
的唯物論
者

證法的卓越性存在。於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為客觀世界的論理所強制；同時即不能不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者。辯證法的唯物論之終局的勝利，是由客觀世界那東西所規定的。

唯物論者向我們，絕不否認個人的意識活動，這已再三再四說過了。

如果把我們的唯物論，當做和人類用無舵的船浮海一樣，那就是大大的誤解。以下引用的『資本論』第三篇第五章的一段話，對於人類意識其目的而活動的情形，比任何人都說得明白透澈。

『蜘蛛從事和織工相類似的作業，蜜蜂建築牠的蜂窩使人類的建築工慚愧。可是人類最笨的建築工，所以原來就比最巧的蜜蜂優越者，就因人類的建築工，當其用蜂蠟建築蜂窩以前，已在他的頭腦中建築着。勞動過程的終局，就是勞動過程開始的時候，已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因而已在勞動者的觀念中存在的東西所產出的一種結果。他不僅使自然的東西發生

唯物論者
不否認
個人的
意識
活動

人類優越
於動物
所在

變化而已，他還在自然的東西之中，把他的目的——那是把他意識着的目的，以他自己的行爲之方式及方法爲法則而規定的目的——實現出來」。

人類的建築工和蜜蜂不同之處，就是建築工當工作之初，他的頭腦中已描着我應該建造什麼，早就意識他的生產活動的目的了。然而這却不妨害他在工作的半途，又意識旁的目的的事情。這時候，關於他在後來纔意識其目的的界限內，他是盲目的開始那一工作的，在這一點上，却不免和蜜蜂與蜘蛛是同類的東西。

我現在把某全集的責任編輯者士方博士的最近言動，作爲那種事態的一個例子引用一下。他以那種責任者的資格，曾經發表過兩次宣言和一次聲明。他第一次的宣言說：『放棄很小的分派的感情，不問他屬於什麼思想傾向，只努力抓住那些最堪勝任科目的人們，以便網羅現代值得誇揚的

最高水準的知識，望……各名家共贊此舉爲幸』。又在十月一日發行的『經濟往來』上說：『各科目所依賴的那些最堪勝任的人士，是業已得其允許了的』。

但是他最初所希望的『抓住』，却沒有一定成功，那在最近改造社的廣告上，明白的證實了。在改造社廣告上表現出來的博士聲明，是說那種全集，『起首就限於從事純粹的學問工作，打算抽出一二冊介紹馬克斯經濟學。因此，曾請託……數氏執筆……』。卽是他所認定能夠從事『純粹的學問工作』而請託其執筆的中間，有大塚，山田，向阪，大森諸君，我自己也許是他認定中的一個。這中間雖有經過他幾次請託的，但始終沒有一個應允。難道這就是我們很快的變成了『馬克斯狂信者』之理由嗎

！

然而他的全集，不知什麼時候把『排除馬克斯的狂信者』作了招牌之

一。他最近發表的『宣言』中，於是有所謂『使命不一定是意識的確定的。我們漸漸自覺了本全集的真使命，乃在克服盲從的馬克斯主義，要勇敢的完成這一偉大任務』的話。並且他的『聲明』中，對於他所請託執筆馬克斯經濟學的人們，又有所謂『知道他們已同旁的許多共產主義者，全體參加旁的全集去了』，『這裏，我們漸漸自覺了本全集的特質，就在於非共產主義』的話。於是我們知道他在學問上的計畫，關於那種使命，起首都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盲目的舉動。

那好比一個意識着獲得一定工錢的目的去拉車的車夫，一旦看見自己腳上的肌肉發達了，便宣稱『我漸漸自覺了我的工作之真使命，即在於發達肌肉，要勇敢的完成這偉大任務』一樣。那不過對於自己的活動，起首都是不自覺的宣示。『人類最笨的建築工，所以起首就比最巧的蜜蜂優越的，係因人類的建築工當其用蜂蠟建築蜂窩以前，已在他的頭腦中建築着

唯物論者
主張唯物
論的觀察
現實社會

我們唯物論者，不主張我們的行動、我們的實踐之盲目性。反之，可說我們是爲了擴大我們的實踐之社會的效果，要求把牠送到社會的必然法則之辯證法的統緒上去的，所以我們是主張唯物論的觀察現實社會，拋棄那先入之見的觀念論的一切妄想，藉以發見客觀的論理——必然的法則——的人類。

我們根據那種必然的法則之認識，即不能避免我們爲自己的生產物——吾人社會的存在，就是吾人自己所生產的東西——所支配的事情。

世界是從事着自己運動的物質。不消說，牠的運動是離開人類的一切意志，意欲，意圖而完全獨立的表現着的，人類不過能夠通過其感覺而認識那種世界的運動法則而已。而且對於那種認識，絕不是完全的，我們不過能夠根據我們的實踐，不斷的糾正自己的謬誤，更加接近較完全的認識

而已。總之那種認識如果是可能的事情，則在那一限界內，我們便可意識的參加世界的運行，所謂參讚化育者是。這裏，便橫有人類的實踐所發生的理論之絕對的重要程度。

人類支配
自然要通
過自然法
則才能實
現

所謂人類支配自然，就是人類對於自然的法則，由意識的計畫去服從。例加利用電氣一事，便以關於電氣的各種法則之精密研究為前提。因為那些法則，是離開人類的意志，意欲而獨立的必然法則，所以牠的本體並非我們的力量所能做成。我們所能做到的，僅是繞着那些法則而經營我們的行動，把我們意識的目的通過那些法則實現出來而已。這裏，便存有從人類隸屬於自然走到人類支配自然、並從自然的必然走到人類的自由之一種辯證法的轉變。

自由與必
然的關係

黑格爾是把自由與必然的關係，正確的敘述出來的最先一人。據黑格爾看來，所謂自由，就是必然的洞見。「必然，惟有在不可理解的限界內

自由的條件

，牠纔是盲目的東西」。自由，不是和一般所夢想的一樣，就在離開自然法則而獨立的中間；自由，是橫在這一法則的認識之中的東西，且是橫在被這一認識所規定的可能性之中的東西，是橫在計畫的使這一法則為一定的目的而活動的可能性之中的東西。這種說法，對於外的自然之各種法則是正確的，對於支配人類的肉體和精神的在之各種法則也是正確的。——這兩種法則，我們至多只能在表象上去分別，在現實上確不能分開。所以，所謂意思的自由，除了可用事實的智識去決定的能力以外，並沒有指旁的什麼東西。因此，對於一定的問題之某人的判斷，越是較自由，則此判斷的內容，越發被用較多的必然性來規定；反之，那對於許多不同而且互相矛盾着的決定之可能性中間、僅就外觀上任意去選擇的一種無知的不確實，正受那定要支配牠的對象所支配，在這種情形上，便證明了牠的不自由。就是說，基於自然的必然性之認識而在我們自身並外部自然上演現

的支配當中，纔有自由存在』 (Hegel)。

自由與必然的舉例

自然的必然到人類的自由之辯證法的轉變，在上面的一段話中既已絲毫無遺的敘述出來了。不過我還要舉一個例來畫蛇添足。假使我此刻在某西洋式的房子內居住，如果要往房子外面去，就不能不用手握住門上嵌鎖的柄，把牠朝一定的方向轉動而開門，不管好歹那總是走出房子外的最簡便方法。所以，如果我對於那房子的構造很明瞭，要出去外面的時候，一定毫不猶豫的決定用手開門。在這一決定中，便存有走出房外的我的意識行動之自由。可是如果雀子或老鼠，在這房子內迷住，很慌張的想飛出去或跑出去的時候，就會不憚其煩的前後、左右、上下徘徊的亂跳。那用Hegel的話說，就是『對於許多而且矛盾着的決定之可能性中間，僅就外觀上任意選擇』的事情。惟其任意亂跳，所以表面上看來，雖像隨其所欲的在行動，而實際是盲目的受着外物的支配。真正的自由，惟有識透房子

的構造，沉靜的從可以出去的地方走出去的人類身上纔存在。

我們想發見支配資本家社會的各種必然的法則，也就是爲了獲得上述的那種自由，爲了不讓我們行動成爲盲目的行動，爲了把我們意識的目的通過那些法則而實現出來。

我們目前住居其中的資本家的社會組織，不是曾經何人意識的設計出來的東西，那是經過幾千年的人類之物質活動而自然產生的一種最後的社會形態。無論好歹我們現在總是被關閉在那種經濟的構造之中，我們既以那種構造爲基礎，則我們那些和牠直接或間接相聯絡之社會的政治的以及精神的各種生活過程，必然的呈現那適應於牠的一定形相。

例如勞動力一旦被作爲商品而買賣，則貨幣必然的轉形成了資本，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平等關係，必然的轉形成了一方對於他方的榨取關係，而資本家與勞動者，就以不同的兩階級互相對立起來。於是兩

事件的
一個客觀的
必然連鎖
之成立

想從現存
的社會形
態推移到
較高級的
社會形態
必須明瞭
社會之必
須點

者間必然的發生階級鬥爭，並且那一階級鬥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必然的轉形爲政治鬥爭等等，那便是『事件的一個客觀的必然連鎖』之成立。

我們現在既被關閉在那種社會構造的當中，所以要想走出那一構造之外，換言之，要想從現存的社會形態推移到旁的較高級的社會形態，那恰同想從房內走出房外的人們，必須先認識自己被關閉在中間的那房間之構造，從事研究什麼地方的什麼門，可以朝什麼方向轉動一樣，必須先明白資本家社會的構造並其運動法則。

暴露資本家社會的構造並其運動法則，曾經說過，那是資本家所視爲苦悶，恐怖，威嚇的事情。不但如是，我們被關閉在中間的那經過幾千年無意識的發展之結果的現代社會——這『開動了的船』——事實上若不經過流血的鬥爭，恐怕終不能推移到較高級的社會形態，爲要那種推移的實現起見，恐怕非犧牲許多人的生命不成。然而那是吾人意圖之外的自然史

的過程所課於吾人的一種必然之勢，我們只有『大膽的揭開黑幕和光明見面』起來。

把事物的運動，作為他自身中所含之對立物的鬥爭過程（自己運動）去把握的辯證法，必然的引導我們站在把社會構造的運動、作為一個自然史的過程去把握的立場上，因此便站在把社會的意識看做社會的存在之反映的唯物論的見地上，這我們已在上而觀察出來了。Engels所謂『唯物論的本質上就是辯證法』，Buharin所謂『我們辯證法的根柢上，唯物論的自然觀存在那裏。前者為後者所支持，後者如果仆倒，恐怕前者也要仆倒。反之，沒有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便不完全，並且絲毫不可能』。他們兩人說的這些話，就是指的那種連絡。

以上那種見地，是更教我們知道『人類常是只以他們可能解決的問題（社會的問題）為問題』的。

唯物論與
辯證法的
關係

人類只以
可能解決
的問題爲
問題

試以前述之貨幣爲例。我們曾在前面說過，生產物被作爲商品而交換的時候，碰上一個矛盾；那種矛盾因可以交換的生產物之增加而愈益增大；同時，可以交換的生產物之種類，如果增加到某程度以上，則那些生產物中，自然要現出那人人欲求的特殊物，那就變成貨幣，由是解決以前的矛盾。這時候，問題是和解決手段同時發生的一點，便極明瞭了。爲什麼呢？因爲對於種種生產物都成爲交換對手的那種商品，不因種種生產物都要跑進交換過程就不會發生，而直接的生產物之交換（物物交換）所以漸次達於困難的原因，也是由於種種生產物都要跑進交換過程。

這一事實，就一定的社會構造之下所生的根本矛盾——各種生產關係與各種生產力之衝突——說，也完全是一樣。在我們所住居的現代社會，深深的植根於經濟構造之中的那種根本的矛盾，雖有如前面所說，是過剩人口之遞次的增大，羣衆生活之貧困化，資本家的生產之盡頭，世界恐慌

可能解決的問題之
的本身必有
本可以解決
的物質條件
在已經存在

及世界戰爭之威脅等所已見到無可解決的那些問題所由發生的原因，但是那些問題又顯示：各種生產力，終在現存的各種生產關係領域內完成了偉大發展的結果，就和舊來的生產關係處於不兩立的地位這麼一種情形。這種情形，就不外宣告新的各種生產關係的各種物質條件，已在生成過程上了。這就是問題和解決手段同時發生並發展的情形。『所以——MARTI——人類常是僅以可能解決的問題為問題。何故？因為如果較精確的觀察，則問題的本身，便是在那解決的各種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也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纔發生的』。

我們是站在以上的見地上的。所以我們對於問題的解決，要在分析問題的本身中去探求。所以我們不是根據我們的空想描寫將來的設計圖的。最當先的，就是把現實社會用嚴密的科學去研究。我們不是想從意識生出來的。我們的偉大導師『費盡心血多年累月研究的結果』，所以仍只是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和適應那生產方法的各種生產關係及各種交易關係』之解剖圖，完全就是這個緣故。Lobg所謂『人類的最高問題，在於把握一般根本理論上的經濟進化（社會的存在之進化）之客觀論理，盡可能的明白的、批判的、使人類的社會意識及一切資本主義國的各進步階級的意識與之適合』，也就是這個緣故。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不可不解決的問題。若不解決這種問題，歷史就不能踏入新的階段。我們是想科學的理解這一問題，把牠從事意識的解決的，是想對無自覺的歷史過程——犧牲人類的許多精力和生命而演成的盲目的鬥爭過程——從新使其覺悟而變成自己的意識的。社會固然不能無生的苦痛，然而使牠『減少並緩和』總有可能。吾人學問的使命就在這裏。如果那是最近一部分漸漸自覺的人和那用廣告式圖方便的『使命』相對立的，我們寧說這一對立是光榮呵！

新經濟學
的使命

二 經濟與權力

以非經濟
的權力說
明經濟的
企圖

那以非經濟的權力說明經濟的一種企圖，是想對於Mises的歷史觀及其經濟理論的最大特徵，試行推翻的一個模型。——攻擊Mises的人們，大概正決定他們的逃身之窟，而權力說便是逃窟之一。當現在日本也有人想從新利用這一說的時候，我作這一篇經濟與權力的論文，藉以鄭重的把兩者之關係弄明白，或者不是無益的事情。

經濟的權
力決定社
會的政
治精神
的及精
神的一
般

我們和高田氏（九州帝國大學教授高田保馬，著有一本『經濟學』主張權力說——即經濟外的勢力決定經濟的勢力——，自誇抓住任何人所未抓住的真理）相反，認為結局總是經濟的權力決定社會的政治的以及精神的勢力一般，所以相信如果經濟與政治衝突起來，定歸經濟占勝利。

資本家的
發展史的
明證
經濟的
權力

『一國內部的國家權力，和該國的經濟發展相對立的時候，則那一鬥爭，每以政治的權力之覆滅爲終結。經濟的發展，牠是毫無例外並且殘忍的殺開自己的血路而前進的東西』（Hobbes『反杜林格論』）。以上的觀察之正確，今日握着絕大政治權力的資本家之發展史，給了我們一個證明。當初資本家對於封建貴族完全處在被壓迫階級的地位，他們一方是王公，一方是市井小人，而前者則完全操有生殺與奪之權。換言之，在那種隨資本家之勃興而日程上相繼寫上的資本家反封建貴族的鬥爭中，已成的政治權力常是封建貴族所掌握。這種時候，如果是非經濟的勢力決定經濟的勢力，則能有今日的資本家社會之成立——那同時又顯示封建社會之崩壞——，或許只要一種無損於封建貴族之安寧的手段（即是用當時社會的合法手段）就可實現，此外便不須使用其他的手段了。然而打倒封建貴族的企圖，若無損於封建貴族的安寧，那在任何場所都是不會有

的事。然則那些市井小人們，果然仗什麼勢竟敢對着握有生殺自由之絕大權力的封建貴族，舉行其批逆鱗的事業呢？果然有什麼優點存在他們的陣營內呢？這種優點——這一鬥爭中資本家最後得勝的武器——不外就是他們站在代表社會全體的經濟發展之地位。如果封建貴族無論何時都能維持他的權力，那末，像今日資本主義各國這麼偉大的經濟發展，及以這發展為基礎的各種文化精神之發展，恐怕完全不可能了！封建社會內部的生產諸力之發展，達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封建的社會諸關係，就要變成阻害較高的生產諸力之發展的桎梏。資本家便是站在企圖從那種桎梏中解放生產諸力的立場上，表演其代表社會全體的經濟發展之一種進步的革命任務的，便是藉那種社會的背景和優點而新登場到政治鬥爭的舞台的。所以他們極力『在和貴族不斷的鬥爭上，一步一步的略取權力地位，遂於最發展的各國，代替貴族掌握了支配權』。

資本家的
現狀
經濟的
發展
障礙
的

總用
政治
力量
的
無
一
種
企
圖
的

然而現在資本家的支配，又在變成經濟發展的障害物。社會的生產諸力，雖然正向着多數人能夠從事比現在遠為完美的生活那程度發展，而多數人的生活却更加貧困化，他們的生存更感受着威脅。這一事實，就是顯示資本家已經到達不能擔負社會之委託的階段——他們的政治權力已經到達若不和經濟相衝突便不能作用的階段——。這時候，若是認為資本家對那行將替代他們去代表社會全體的經濟發展而登政治舞台的無產階級之勢力、以及隨這勢力而來所必然發生的無產階級思想之勃興，可用單純的政治權力鎮壓下去撲滅下去，那據 Engels 說，便是等於：『認為用克虜伯砲和莫則兒銃的射擊，能夠把蒸汽機關和蒸汽機關所運轉的近世各種機械、以及世界商業並今日銀行上和信用上之發展的這些經濟作用，擲出這『世界以外』一樣。從事這種反歷史的無謀的企圖者，我們稱他為反動政治家，替這種反動政治從事學問的辯護者，我們便稱他為反動學者。

經濟的勢力不是由經濟外的勢力決定的；反之，經濟外的勢力却為經濟勢力所決定。所以，現在資本家雖然似乎握着何等巨大的權力，但因他企圖着違反經濟的發展，他那種權力對於新興階級的抑壓，終必歸於無效。因此，這站在代表社會的經濟發展之立場上的無產階級，當其和那種權力相鬥爭的時候，起首儘管力量極其薄弱，但終必成為勝利者。

新興階級
勝利的必
經過程

然而無產階級要如何——經過什麼過程——纔成為結局的勝利者呢？

不消說，那不是天氣清明的一天，適如人們所妄想的一樣：由於議會內多數可決的結果，便從資本家階級的手中，把已成的勢力和平的讓渡於

無產階級之手——“aus einer Hand in die andere zu übertragen”——，

遂在悠悠不迫的方法上得着成功的事情。新興階級為完成他的新使命起見，恐怕已成的權力組織，終難那樣現成的作用罷！新興階級對於他自己的權力，必須用他自己的兩手去組織纔行。那樣組織的權力，應當是在和舊

權力的鬥爭之間，即在權力和權力的鬥爭過程上，一步一步的把他自身強大化，終而至於Zerbrochen（破壞）舊權力的。現在我們最緊要的，便是把決定那種鬥爭的最後勝敗之自然史的法則，明白的意識的弄出來。Lobin說過，『人類的最高課題，在於把握那一般的根本理路上之經濟進化的客觀論理，盡可能的明白的、批判的，使人類的社會意識及一切資本主義國的各進步階級的意識與之適合』。

一九〇六年，多數派在Kongress大會席上敗北的時候，Lobin竭力的喊道：『同志們！不要寒膽呀！勝利必定屬於我們！』。要信仰自己的力量，要抱着勝利的念頭，這是在那時候告訴我們的話，——Stalin這麼說。然而我以為那不知有所謂寒膽而抱着勝利信念的人們，用Lobin的話說，他對於『把握一般的根本理路上之經濟進化的客觀論理』——理解社會進化之必然的法則，定是具有素養。

Mark
明了經濟
進化的客
觀論理

共了多年夫妻生活的 Krupskaja 夫人說：

替我們闡明那種經濟進化之客觀論理的，就是 Mark。所以同 Lenin
『同志們！當我們想確定 Lenin 主義是什麼的時候，當然要說那
就是現時在實際上適用的 Mark 主義。……所以，諸君若是……想
使聽講者在可能範圍內很理解 Lenin 主義，那首先便要讓聽講者理解
Mark 主義是什麼？所謂實際的適用 Mark 主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 Mark 怎樣解釋過階級鬥爭？他怎樣理解了階級鬥爭？社會的發展
是如何進展着而且正往何處在進展？他如何用那種理論助長了階級鬥
爭？他如何助長了那歷史的提供於勞動階級前的問題之意識？這都要
一件一件的告訴他們。所以，研究 Mark 主義，必須對於他的基礎研
究拿出極真實的注意』。

我不嫌重複，仍要從 Lenin 的回想記中，把 Lunacharski 的話引用一

下：『觀察一切事物，把牠作成正確的理論而給牠一個科學基礎的 *MEH*，對於往何處去而且何故非演現不可的一種實例，指出不下好幾千的 *MEH*。』，在我們看來，真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人物』。

無論 *Krupskaja* 的話也好，*Lunacharski* 的話也好，總之都是指示社會正在朝什麼方向進展而且怎樣的在進展。現代社會必然的朝什麼方向進展？牠爲了朝那種方向進展，必然的需要什麼過程？我們如何能夠在可能範圍內把這一過程縮短？關於這些問題，*MEH* 在基本的方面，都一一替我們解決了。

花費時間最多勞力最大的『資本論』，根本上就是供獻人們解決那種問題的。以下我恐怕要專門把『資本論』作爲問題來探討。經濟和經濟外的權力之關係，『資本論』上是怎樣分析的？以下我的工作，便是把這一點弄明白。

資本論的
根本供獻

Engels 把唯物史觀和那基於剩餘價值的說明而暴露資本家的生產之秘密的事情，認為是 Marx 的兩個偉大發見。本文對於這兩個偉大發見，是把後者作為問題來研究的。

說明剩餘價值怎樣成立的這一工作，就是說明資本家的生產怎樣成立的一種工作，那歸根就是說明資本家階級怎樣成立、怎樣發展、怎樣一會兒又必然的至於沒落的根本前提。

對於那種問題的說明，Marx 不曾理會純經濟的勢力以外之一切東西，這是極特徵的一點。關於這一點，Engels 有如下述：

『Marx 於其『資本論』中，把商品生產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自然轉形為資本家的生產之一種事實……明如觀火的證明着。換言之，假使我們把一切掠奪、一切暴力行為、並一切詐取——這種種的可能性都排除……我們隨着生產和交換之進展而必然遵循的道路，仍

只立階明區
的注及級資
的意發的木
勢經屬成家
力經屬成家

是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仍是少數人的一階級手中對於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的獨占，仍是形成廣大羣衆的另一階級的無產者之墜落：；全經過的始終，雖一次都不借重掠奪和權力和國家以及何等政治的干涉，儘可由純經濟的原因說明出來』（『反杜林格論』）。

要想說明資本家階級的成立及發展，雖一次都不求之於掠奪和詐僞和權力，而全經過的始終可由純經濟的原因說明出來，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一點。

Lenin 也在『誰是人民之友』一書中，把同一之點給我們以注意。

『Marek 要說明問題的時候，他無一次向那站在這些生產關係外的某種契機去探求，終給人們對於：社會的經濟之商品的組織怎樣發達？牠（已在生產諸關係的領域內）於創造資本家及無產者兩對立階級之中，怎樣轉形爲資本家的組織？此外，牠怎樣促使社會的勞動

生產力發展，並怎樣由那一事實的自身（促使社會的勞動生產力發展）、帶來這對於資本家的組織基礎構成難以和解之矛盾的各種要素？——這種種情形，得到一個理解的可能性。

MARK 爲了說明剩餘價值怎樣成立起見，把價值相等的物品被互相交換的這一事實，作爲絕對的前提。

這裏，例如：第一，『把販賣者基於何等特權而在價值以上出賣商品』的場合除外；第二，把『購買者在價值以下購買商品的這一特權之存在』的場合除外；第三，把『沒有賣者而只有買者階級』這一事實之存在的場合除外；第四，把各個商品所有者之間表現詐僞暴力等事的場合除外；第五，把商業資本除外；第六，更把高利貸資本除外（『資本論』一卷、二篇、四章之二）。

MARK 提出的問題

要之，縱然在 A 和 B 互相交換價值完全相等的物品之時，他們究竟怎

樣獲得那一交換的結果？例如A手中獲得一定的剩餘價值，由是A手中便蓄積那剩餘的價值麼？這一點是Menger提出來的問題。那種問題的提出方法，已經具有非常的意義。固然在商品交換之際，實際上屢有詐偽、暴力等事相伴着；至少價值不甚相等的東西被交換，這是常有的事情。可是這在商品交換的自身中所含之事實以外的一些東西，Menger却一件都不注意。他是把商品交換就其純粹的姿態上觀察的。在A拿着穀物B拿着鐵的時候，如果A和B互相交換了他們的所有物，則構成鐵代穀物而存於A的手中、穀物代鐵而存於B的手中之一事實。這是商品交換中所含之唯一本質的事體。在那種交換表現出來的時候，例如A由於這一過程，便把鐵弄到手中來，而鐵是比前此在他手中的穀物具有更多之價值的東西。由是構成的事實，不但是A把自己無用的穀物換成了自己有用的鐵，並且A還握着比前此以穀物的形態而握着的價值更多之價值。因而這從獲得一定的剩

餘價值之立場看來，全是偶然的附隨事件，不是商品交換自身中所含的事
件。Karl 因為剩餘價值之成立，不是依靠商品交換以外的某種契機，乃
想純粹從商品交換的自身法則去說明，於是捨象那使商品交換不純的一切
契機，把以下的事實作為問題提出來：縱然在 A 和 B 互相交換價值完全相
等的物品之時，究竟怎樣獲得那一交換所表現的結果？例如 A 手中便獲得
一定的剩餘價值麼？他說：Hie Rhodus, hie salus! ——洛志斯島在這裏
，就在這裏跳舞罷！（註）——這是迫令解決那種問題的。

（註）著者對於這句話、曾在所譯『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分冊，二八八頁註解道：「文字上
的意義，就是你如果愛在洛志斯島跳舞，這裏便是洛志斯島，來罷！在這裏跳一下看罷！
——這麼一種意義。這就是你知道便說出看看的意義」。——譯者

這個問題，須把現今很多人所知道的：人類的勞動者被視為商品而買
賣的場合，加以分析之後纔能解決，換言之，須把勞動者以商品出賣他的

勞動於資本家的結果，加以觀察之後纔能解決。Engels 所謂 *Marx* 的兩大發現，其一雖橫在這裏，然而我此刻却不想深入的說牠。這裏，我想請大家注意的，就是關於那種解決的前提——問題的提出方法。

想單從純經濟的原因說明剩餘價值之成立，因而說明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因而說明資本家階級之成立，這是 *Marx* 提交他自己的問題——Engels, Lenin, 都特別注意 *Marx* 單從純經濟的原因說明這問題——；但是這種問題的提出方法並其解決方法上，果有什麼意義存在呢？

經濟關係
的地位

由 *Marx* 的見地看來，經濟諸關係，就是「社會的歷史之決定的基礎」，而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和觀念的上層建築，都是從這一基礎派生出來的東西。根本的第一次的東西，就是經濟的諸關係，其他都是派生的第二次的東西。所以，若把經濟關係，由法律和政治以及人類意識去說明，那便是用第二次第三次的東西去說明第一次的東西，算不得從根本上

說明事物的方法。

先把牠就意識方面觀察，例如先有地球存在，而後映在人類的頭腦中發生所謂地球的意識，決不是和這相反：人類的頭腦中先發生所謂地球的意識，再由這意識而生出地球來。正和這一樣，我們只是在沒有意識的統制社會諸關係的限界內，於我們的意識所不及之中，即不知不識之中，結合了吾人間之一定的社會諸關係。其後這些社會關係反映到我們的頭腦中，固然許多場合極其朦朧，總之我們因此便意識着自己住在那種社會之上。所以說，社會意識是派生的東西，第二次的東西。這些社會意識，都依靠着一定的社會諸關係；反之，我們的社會關係，是離開我們的意識、意欲、意圖而獨立着的東西。所以，一定的社會意識之成立，可以從社會諸關係去說明；反之，社會諸關係，却不能由一定的社會意識去說明。

政治對於經濟的關係，也和這一樣。凡在階級社會內——即在社會分

裂為榨取階級與被榨取階級的社會內——榨取階級為壓迫被榨取階級起見，必要一定的 *Force* (權力)，而那種 *Goods* 的裝置，以眼所見的東西說，則是由人和物成立的。……那種人的裝置及物的裝置之總和，便形成一國的政治構造。現在對於這些東西，如果研究了牠主要的是被什麼階級用什麼目的在使用，那我們就可理解那種政治構造的形態和機能，都是由社會的階級關係所規定；而形成階級社會之經濟構造的一種基本的原型的生產關係，終不外就是那種階級關係，因此便明白了社會的政治構造終為經濟構造所決定的事實。這就是說，政治總是派生的東西，第二次的東西，惟有經濟纔是產生一定的政治形態之一種基本的東西，第一次的東西。所以，當說明一定的經濟關係之成立的時候，若把非經濟的權力作用拿來應用，那便是用派生的東西來說明基本的東西。就理論的說，那便沒有脫離權力說的根本缺陷。那是關係的倒置，恰和說明親子何故相似的時候，想

權力說的
根本缺陷

從子女方面說明父母方面是一樣的顛倒。所以，假使一定的經濟關係，可用非經濟的權力來說明，那接着必定發生這種疑問：然則何故有那種權力之成立呢？無如杜林格並沒有說明這後者的問題。若用那種方法來研究，絕無可以根本的把握事物之理由。

所以，NEBEL 因為把資本家社會的成立、發展、以及沒落的過程，作為一個自然史的過程去把握，他不但把牠看做完全離開人類的意識、意欲、意圖而獨立的東西，並且捨象政治的權力，單把牠作為純經濟的過程去觀察。惟其是這樣，所以僅有商品的自己運動。商品中含着一個矛盾，誠如 NEBEL 在『資本論』的起首所分析的一樣。因為矛盾是一切運動的泉源，所以內藏着那種矛盾的商品，又因那種矛盾而運動，換一句話，便是靠牠自身中所內在的力之作用而運動，再換一句話，便是靠牠自身而運動；舉凡純粹商品交換的自身中所含之契機以外的一切東西，牠一次都未曾依

把握資本
家社會的
根本力的
方法

賴過。在那種運動過程上，商品轉形為貨幣，貨幣轉形為資本，而資本又同樣的因牠自身中所含之矛盾而成爲無限度的自己運動的東西。如此把資本家社會的成立、發展、以及沒落的過程，認爲受着必然的自然法則所支配，那纔是根本的把握方法。那站在唯物史觀之上的Marx經濟理論的根本特徵，就表現在這裏。

運動社會
的根本動
力的

我們只有基於那種理解的方法，纔能高呼『同志們！不要寒膽呀！勝利必定屬於我們！』。何故？因爲我們根據這一點，便能確信惟有我們是站在必然的法則方面的。一定的社會形態之成立以至於變革，既不是基於人類的意圖，當然更不是基於神的意志，並且不是基於政治的權力。運動社會的根本動力，就是社會的經濟構造自身中所含之矛盾。牠因牠自身中所含的矛盾而運動，所以社會形態的推移，好比幼蟲變態而爲蛹，蛹變態而爲蝶一樣。任憑你用什麼權力，總不能顛倒那種變態序列的順次。儘管

你握有一時能夠下獄幾百人的權力，恐怕栽了茄種要牠生胡瓜，終是辦不到的事情。我們人類所能做到的，只能以溫室的資格促進自然史的必然推移。那末，互相鬥爭的兩個勢力中，究竟誰是促進那種社會進化的進步者呢？如果確切的認識這一點，便能豫測那一鬥爭的最後勝敗。

MELM 所以能夠單從經濟的原因說明經濟關係的理由，看了以上的敘述，當可明其大略。

然而這也不過是理論的把握社會進化之根本理路的方法，一個科學的研究方法。詳言之，我們在觀察資本家與勞動者間所表現的一種交換關係之際，觀察勞動力買賣的一種交換關係之際，所以從中捨象一切暴力的，就是一種爲了純經濟的觀察那種關係的研究手段。在現實的階級社會，當然沒有純粹的經濟關係存在之理由；……

把權力論在『反杜林格論』中占了很多篇幅的 Engels，他在權力論的

權力在歷史及現在上所表現的任務

最後說道：

「但是這個力在歷史上、在現在，都表演着一宗任務，表演着一宗革命的任務，做效Karl Marx的話說，這是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之產婆，這是對於那種推進社會運行而又凝固社會運行並停滅社會運行的政治諸形態，加以破壞的一種工具，關於這點，杜林格竟一句話都不提及……」。

再看『反杜林格論』的原稿，Engels 這麼寫道：

「把Karl Marx所敘述的十六世紀的英國之變革一看，則權力又具有革命一方面的意義，牠是從封建的土地所有轉變到資本家的土地所有以及資本家之發展的一個根本條件」。

我們以前既說經濟是基礎的東西，權力是派生的東西，所以Karl Marx對於資本家社會之成立的說明，絲毫不從權力中去追求；現在忽然又把權力

當做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之產婆，當做從舊社會組織推移到新社會組織的一個根本條件。這乍看起來，未免有點前後自相矛盾，究竟應該怎樣的去理解牠呢？

政治權力
及於經濟
基礎的反
作用

無疑的社會的經濟構造是基礎，政治構造不過是在這基礎上生存着的上層建築。可是政治權力雖是這樣從經濟的基礎派生出來的東西，但牠對於自己所由產生的基礎却又予以反作用，並且在社會革命之際，牠還具有從根本上搖動基礎的力。比如子女為父母所生，那是毫無疑義的事實，但是子女又給父母以顯著的影響，只就子女是三界的枷鎖（不能割開的恩愛羈絆——譯者）一層說，子女却也束縛父母的自由行動。經濟的生活，政治的生活，精神的生活等等社會現象，都被捲入在密切連絡的相互關係之中，所以，雖然我們為抓住社會的運動之根本路理起見，必須先把純經濟的過程抽象出來，只從純經濟的見地去觀察，可是却也不能把那種抽象的

東西，拿來和現實的歷史同一的看待。因此，我們一方要從事純經濟的觀察，同時却又不能不顧及現實的歷史。Marx所以把他關於資本家社會的研究，特地叫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以經濟為直接關係的限界內，又以政治為其研究對象的，便是這個理由。

政始權力
表現其顯
著活動的
時期

Marx關於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的說明，這是極特徵的一點。已經說過，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的起首，絲毫不求之於權力而說明了這一問題。但是他在同書第一卷的最後一篇，却把資本家的生產成立之時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權力之血和火的歷史，很詳細的敘述過。因為政治權力在社會進化上，特別現出顯著活動的時期，就在舊社會沒落新社會誕生的一種轉變期間。那種政治的權力，在封建社會崩潰資本家社會行將產生的時候，實在也演過重大的革命任務。『資本論』第二卷的最後一篇，關於這宗事情，便搜羅了極豐富的史實。這裏，他把勞動者被和土地隔開——這

顯示舊生產關係之破壞——遂造出一些離開生產手段之所有的無產者，即是造出一些除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外別無獲得生活資料之手段的無產者——這是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的根本前提——，一句話管總，他把農業革命看成了主要問題，他說：『這裏，我們不管農業革命之純經濟的動力，我們且把那種強力的槓桿作為問題』（考茨基版六五四頁）。被這麼來研究的問題之側面，已和前面說的完全不同了。以前不理會一切強力，只把純經濟的動力當作問題而說明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這裏却完全不管純經濟的動力，僅把強力作為槓桿而敘述，由是形勢為之一變了。以前當作前提的東西，是那種不受何種詐偽何種暴力所驅使的等價與等價相交換的一種極和平的交易，而這裏則一切的權力作起威福來了。

這裏，我只舉一個例說：

『荷蘭是第十七世紀資本家的模範國民，牠的殖民地之經營的歷

史，「表現着一些關於欺騙、賄賂、屠殺、卑污等等無以復加的情況」。荷蘭人爲了要在爪哇獲得堪以使用的奴隸，在塞列別士島所施行的擄人制度，實是僅有的特徵。他們爲了這一目的，養成許多人類的強盜。盜賊和通師和人類販賣者，是這種買賣的主要關係人，主要販賣者，就是土著的王侯。被擄來的少年，在他成長到能夠用奴隸船運出境以前，都被隱藏在塞列別士島的祕密監獄內。據官廳的報告書中之一說：「例如馬卡薩市充滿了祕密監獄。其中最可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在貪狼和毒酷之下犧牲的人們，被強迫離開他們的家族而鏢鏢着繫滿於此等場所」。荷蘭爲獲得馬拉卡市，收買了波爾杜加的總督。一六四一年，總督允許了他們入這馬拉卡市的境。他們竟爲「節省」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五磅的賄賂支出起見，立即跑進總督府把總督殺掉。大凡他們的足跡所到，處處皆呈現閭閻丘墟和人民絕滅的狀況。

。爪哇所屬之一州本糾望義，一七五〇年居民在八萬以上，至一八一一年則減少到不足八千人」。（考茨基版六八〇——六八一）。

我們已經十分知道：資本家所獲得的剩餘價值，誠然由於榨取勞動者的剩餘勞動而成立，所以若要資本家的生產成立，不能不先有工錢勞動者之存在。然而工錢勞動者，起首決不是充分存在的，所以有強迫勞動者離開他們的生產手段，使他們不得不成爲工錢勞動者之必要。這便是剛纔所說的權力被使用的原因。

說到這裏，或許大家都這麼說：那種事實在日本未必出現過一次罷？可是現在都還有『監獄房子』存在。我且從『有島武郎全集』（六卷一四三以下）中把『一個土木夫役的談話』寫在下面給大家看看！

『大概日本此刻需用四十五萬人的土木夫役。其中七萬人不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並且迫於不得已而出賣自己的身子，這實屬忍恥偷

生之舉。七萬人中的十分之九，就夫役中說，盡都是些老外。他們有的是半途停止了學校生活的學生，有的是浪蕩而被開除的店夥，有的是農村中夢想一取千金而來到都會的老百姓，有的是游手好閑失了生計而不解世故的廢物，盡是由這類的人聚合的。這類的人，多屬無事可作，終日彷徨於街頭巷尾以及公園等處，自然很容易被那種壞荐頭店的夥計們勾上。

所謂荐頭店，在東京、大阪、神戶、名古屋、仙臺等處，固然也大擺場面的做其買賣，但是……被花言巧語騙上了的人們，鑽進那種荐頭店的門簾之內，開場便有富於口辨的男子在那裏，和他們結下價錢很優的契約。……在證書上押印之後，馬上驅往樓上等候室。被驅往等候室的人們，這已經是最後了，那怕到廁屋去一次，也要受那凜凜可怕的男子監視。……此時若湊足二十人或三十人的行貨，便送往

土木工作的區處。這種人身買賣盛行的地方，在東京以北，則從福島、仙臺爲始，北海道之北，直到樺太島爲止。

……在荅頭店樓上完全被束縛了自由的人們，於是又被送上汽車，上汽車的時候，還有許多人押着，讓他們插翅也逃不去。上了汽車之後，護送的人數便減爲兩個或三個了。這兩三個護送人，都是威風凜凜極其可怕的男子，在客車的入口處嚴密堅守，連吃飯出恭都注意，使他們沒有半絲兒逃脫的機會。幹這種差事的人，每天有三圓的工錢和酒資的進項。汽車一到目的地，停車場便有許多人相迎，大概是每十人用四五人照拂的比率，荒忙之狀，直同獵戶家族迎接獵獲的野物一樣。被獵去的人們，此時大概除了心驚胆落閉目自認晦氣以外，別無什麼方法。

從此開始真正的人身買賣。在東北地方大概是直接賣給土木組；

北海道則函館真砂町有承受處，一旦落在他們的手中，即應各種的需要而送往各地。福島地方的價錢沒有分別，都是每人三十圓，北海道則爲七十圓，樺太島則爲百二十圓的內外。荐頭店得了這筆身價，所有權便移轉了，以後即歸土木組隨意支配。和荐頭店交換的契約，寫的只是一圓二角或二圓，那是到處皆然的事情。……土木組方面，是不注意那種事情而定工錢的。……若問工作的地方，有多大的工錢，那頂大的是五角錢，北海道有一圓二角之譜的市價。……單只聽到這裏，或許以爲工錢總可發給罷！但是切實的說，工錢概不發現，各組都用自己發行的小票開支。這小票當然是除了工作場所以外，不能通用的一張廢紙。……

說到工作場，牠在離停車場一二里地的山中，那裏有牛馬廐般的窄而長的土洞房子。這就是被稱爲監獄房子的統宿所。這宿所的當中

是走路，兩傍各放有一根圓而長的木料，那便是枕頭。白天裏終日勞動的夫役們，在這極黑暗的區處用一點臭醃菜吃過飯之後，便一排兒枕上那根木料就寢。入口只有兩個，這兩個入口的區處，都施着嚴重的警戒。工作從早六點鐘起直到晚六點鐘爲止，除了午飯的半點鐘是休息時間外，其餘的時間都是接連不停的勞動。看了這種情形，那些開口便喊八點鐘勞動幾點鐘勞動的人們，真只值得一笑。……

病人非常之多，便是這個原因。只要你還能行走，他總鞭笞着驅使你，到了不能驅使的時候，他便給你管得兩頓的乾糧和五角錢，攆你走開去。那些被驅逐的人，虛弱到無力走到停車場。……

……他們有防止用書信洩漏真相於外面的方法。寄往外面去的信，須開封送交帳房，帳房說行得行得，便替他寄發，稍微可疑的信件，馬上扯碎拋入字紙籠裏。

……並不是沒有感覺苦痛而企圖逃走的人。無如土木組方面已有相當的留意。第一便是在和工作場相通的三叉路十字路上，放着一個精悍的人伏在叢中張望；附近幾個停車場，也放着精細的小頭目站在山上監視。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們，自思：逃罷！可是終於逃不脫！因而自殺者有之。……有點機巧的人，便不由大路上走，只在深草中伏着兩三天。直等發覺了他的逃走而加以搜索，兩三天仍無所得而放鬆之後，纔靜悄悄的從叢中蛇行出來。這時候當然誰也覺得饑餓難挨，爲果腹起見，只好跑到附近老百姓家裏，求他搭救一下。這附近的老百姓，沒有一個因爲天色已晚留客一宿的好人；他一面說些款待不周的話，一面拿酒進客而暗地裏飛報帳房。不一會，帳房便派人來把這逃走的夫役領回，大概掏出三圓作爲補償酒飯等費而酬謝這報信的老百姓。捉回去之後，爲了做戒旁人逃走起見，便由小頭目們集合一千

人等，把他懲治到一息僅存，作個榜樣給大家看看。

……地方官應對於這種可惡的習慣，究竟持的什麼態度呢？說到他們的分上，那實在都是一些縱惡的東西，第一警察署，大概是被收買了而站在土工組方面的東西。因為這種大土工的經營者，大概都是各地方有勢力的資本家，所以官廳方面所持的態度，也如同畏懼不可觸犯的神一樣。我說的這些話，就他們的色眼鏡看來，除掉說我是瘋子外，決不會發生絲毫旁的感想』。

像這種情形，究與荷蘭人曾經演過的『擄人制度』有什麼差異？所不同的區處，不過荷蘭人要把馬拉卡取在手中，收買了一個波爾杜加的總督，因為對手是總督，所以賄賂在二十萬圓以上（這在十七世紀的那時候，確是巨額），最後他們又吝惜那筆賄款而殺掉總督；這村子裏警察署的巡查，好在僅為很少的賄賂所收買，遂能幸免於總督之難罷了。

『資本家的生產之根本條件——勞動者離開生產手段，據 Marx 研究各國的歷史事實——極豐富的歷史材料——而得之概要，實際就是『用血和火的不滅之文字寫在人類歷史中』的，『在現實的歷史上，……簡單的說，暴力明明演着重大的任務』。

資本家這麼一來，不但一方用暴力造出他自己堪以榨取的工錢勞動者，他方還利用他們新組織的『社會之集中的組織的強力』——國家權力，急速的演成資本蓄積。試翻明治十四年農商部的預算表一看，則屬於三菱公司的補助金，竟達二十六萬九千圓，若把這筆款子除開，再看農商部的費用，却比牠少得多，爲數不過十八萬圓。這樣，年年用國家權力以租稅的名義徵收進來的東西，不過右手進左手出而流到三菱公司的手中罷了。Marx 說『歐洲各國原始的工業資本，一部分是直接由租稅流入的』，照上面的情形看來，那就不一定限於歐洲是那樣了。諸君在小學校的讀本上

，在資本家經濟學者的著書上，許看見過：今日之所以成爲富豪者，由於昔日之勤儉蓄積有以致之等等的話頭。像現在每日純收益在萬圓以上的三、四萬圓之財產，要說牠從蓄積而來，這真完全是童話。

以上指摘出來的，不過是其一例。Malthus 在無數的引出那種事例之後，又把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史，概略的說明如次：

『原始的蓄積之各種契機，大概因時間的次序而散在於各國，特別散在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及英吉利。在英國當十七世紀末葉之頃，這些契機系統的綜合起來，便包括了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代租稅制度及保護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例如殖民地制度，就是由極殘酷的暴力所構成。然而這一切種種「雖有程度的差異」，都是以溫室的資格促進封建的生產形式轉變到資本家的生產形式，爲了縮短那種過渡期間而利用着國家權力——社會之集中的組織的權力

資本家的
生產之成
立史的概
略

。暴力便是孕育新社會的一切舊社會之產婆。牠本身便是一個經濟力
』（考茨基版六八〇）。

權力也是
一個經濟

經濟外的勢力，是孕育新社會的一切舊社會之產婆。因為牠是產婆，所以牠自身不是產子的東西。新社會是靠舊社會之下的經濟發達而懷胎於舊社會之中的。不過舊社會快要產生新社會的當間，必定有所謂臨產的苦痛。經濟外的勢力——這不是維持和保全向來社會狀態的舊權力，乃是爲着顛覆那種舊權力而從新組織的新興階級之革命權力——其効用就在於縮短並促進這種臨產的苦痛之過程。據 *Lenin* 說來，牠是在於以溫室的資格促進舊社會到新社會的轉變而縮短其過程上，完成重大任務的。這裏所謂溫室的話，原是作爲比喻而引用，然而却是正確的比喻。不管茄子也好，胡瓜也好，都是因其本身的生物學法則而成長的，我們當然不能把牠怎樣辦。但是我們却可用溫室的設備，促進牠們的生長。經濟外的勢力，對於

經濟只能生出那種作用來，在這一限界內，牠本身便是一個經濟力，一個生產力。

『資本論』，止於說明權力在封建社會沒落資本家社會成立之際所盡的革命任務，至於那種權力的組織，絲毫也沒論及。這爲什麼呢？因爲『資本論』是以『資本家社會的經濟構造』爲研究對象的，所以政治的權力，只在影響社會的經濟構造之限界內，纔被作爲問題而探討，至於權力組織那東西，當然放在問題之外。

因此，我想對於權力在將來新社會成立之際所應盡的任務以及權力之組織，說幾句話補充一下。

在資本家社會的成立上，權力怎樣的盡了革命任務，這雖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一點；但是那種權力却隨資本家的支配之樹立而更加強化了，只看今日資本家的各國，都確立了龐大的官僚政治及權力組織就可知道。不

權力對於
未來社會
之成立所
應盡的任
務及權力
之組織

革命的權力
必須是新的
階級所集中
的組織化力

過同時，那種組織化了的權力，此刻已經失掉從來的革命意義，並且變成了革命的反對物，完全在成功其阻止歷史進行的一種保守的反動任務。因為牠的目標，專門在於把資本家的支配永久化，所以牠儘管無疑的是一種如何強大的權力組織，可是牠早已算不得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之產婆。

所以，當封建社會沒落資本家社會成立之際，權力既盡了有力的革命任務，一樣，當資本家社會沒落新社會成立之際，權力當然也要盡革命任務；不過這種權力，已經不是資本家之集中化組織化了的那種反動權力。

這種權力，可說就是前面說過的：在顛覆已成的權力上，新的階級爲了創造新社會而集中化組織化了的權力。世上徧有這種人：他一方面承認社會的經濟構造之變動而且主張其說；他方却抱這麼一種觀念：以爲建立在那一基礎之上的政治的上層建築，總是不變的東西。因而豫期這不變的政治構造——權力組織——總可如實的現成的讓與，例如議會多數可決的結果

，便可由一階級的手中讓渡於他階級，由是即成功社會主義。這真是缺乏歷史知識的一個空想。國家社會主義，就是這個空想的產物。

「一個生產構造，被其他的生產構造所替代之過渡期間，牠的產婆便是革命的權力。那種革命的權力，必定非把社會發展的桎梏加以破壞不可。換言之，革命的權力，方定要把構成一個反革命要素的各種舊形態之「集中的權力」、舊形態、舊型的生產諸關係，加以破壞；他方，則必定以經濟變革的槓桿之資格，造出一個新的階級之國家——把運動的社會之經濟構造，加以變革的一個新形態的「集中的權力」——由是促進新的生產諸關係之成立」（轉形期經濟學）。

Engels在「共和歷十八日」第三版的序文上，就法國歷史敘述上面的事實如次：

「法國，是歷史的階級鬥爭隨時都比任何國家決定的鬥爭之國家

，是階級鬥爭表現於其中——而且可以從中概約鬥爭之結果——的那種轉變着的政治形態，刻着最鮮明的輪廓之國家。那在中世紀爲封建制度之中心，路易三世以後爲統一的身分制度君主政體之典型的法蘭西。被大革命打破了封建制度，在歐洲任何國家所未出見的一種古典形式上，樹立了純粹的資本家支配。即以無產者想對抗支配者的資本家而權頭的鬥爭說，法國也表現着遠非他國所能比擬的尖銳形式」。

這段話中間的最後之意見，誠如LOBE所注意的一樣，「在一八七一年以來法國無產者的革命鬥爭上，表現出要中斷的界限內」，尤其在俄國無產者革命成功的今日，早已不適合於事實了，但這不是本文的問題。這裏只要注意革命的權力，無論何時都必定是從新組織的東西就夠了。

「我們爲革命的權力而承認國家的必要，所以和無政府主義者不同。但是我們認爲民主主義的資本家共和國所存在的一種「已成」之

國家權力，不是革命的東西，便主張那集中的組織的新興階級之權力爲必要，所以又和機會主義者及考茨基一派不同。惟有那種權力，纔是我們認爲必要的權力』（Lobbe 全集第二十卷，德文本八三頁）。我們在那種注意之下，可爲本文下一結論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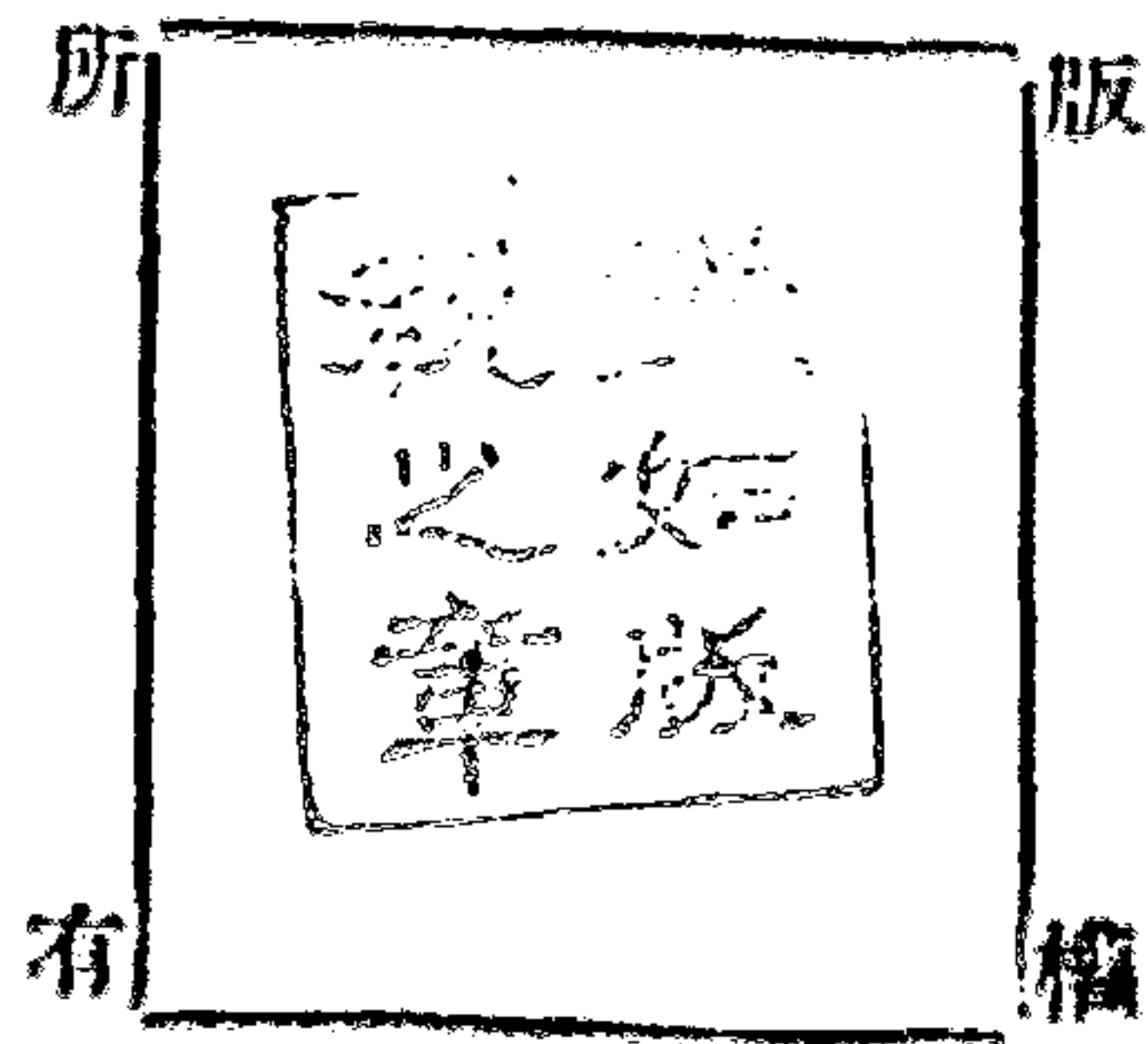
今日的社會成立之時，換言之，資本家得勢的當初，『……簡單的说，暴力，明明盡了重大任務』。這些事實，就是『用血和火的不滅之文字寫在人類歷史中』的東西，將來新社會之成立，恐怕多少要表現和這一樣的情形。『不僅那樣』——Korn 在『哲學之貧困』的結尾說——『一個把階級對立作基礎的社會，在極矛盾的時候，把肉搏當做最後的解決方法，這還有什麼可驚之處麼？切勿以爲社會運動是排斥政治運動的，同時，也斷乎沒有不是社會運動的一種政治運動存在過。要社會進化不是政治革命，恐怕只在階級和階級對立都不存在的未來狀態中纔得實現。到那時

候爲止，在社會的任何總體的變革之前夜，社會科學的最後結論恐怕都是這樣——

「不是鬥爭就是死，不是血戰就是無。」

問題總是這樣不可避免的擺在那裏。——George S. S.——」

一九三〇年三月月初版
實價大洋三角



注 意

本館書貼有本館印井加蓋譯者
章否則即係盜版望各業注意

新經濟學之任務

河上肇著

錢鐵如譯

總發行所

崑崙書店

上海重慶路馬安里二〇四號

